

# 昔日顶流如今濒危,通剧真的式微了?

“第一枝花玉菊花,摘朵玉菊插上头。第二枝花茉莉花,采朵茉莉泡茶……”通剧《陈英卖水》的演出现场,演员们以传统的南通方言,伴以独特的唱腔,讲述落魄书生与富家小姐的爱情故事。这门生长于泥土里的南通传统戏曲,表演风格粗犷通俗,曾深受百姓欢迎,但因为种种原因,如今已成为国家濒危剧种。“现在我们剧团里,最年轻的演员也已经40多岁了。”71岁的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童子戏代表性传承人丁杰君担忧地说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严君臣 受访者供图

## 鼎盛

### 村里戏台搭起来,家家户户都来看

通剧是流行于江苏南通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,原名童(亦称僮)子戏,源头为流传于江苏地区古巫的一个分支,其锣鼓击节、徒歌演唱的体式则近于高腔,初为说唱形式,至清咸丰、同治年间已积累有13部半唱本(俗称鼓儿书)。20世纪20年代,艺人在南通里河京徽戏班影响下,依唱本为据,变一至二人的坐唱为多人扮演角色,略施粉墨,袍笏登场于乡间草台串演戏文,称为童子串,形成了通剧的雏形。

1958年,南通市童子戏实验剧团成立。1960年,童子戏正式定名为通剧。2008年,南通童子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通剧比较接地气,通俗易懂的剧本,亲切的方言讲述民间故事、历史事件,成了南通当地的“顶流”娱乐方式。到现在,丁杰君还记得多年前村里开演童子戏的热闹场景:戏台搭起来,孩子们在底下穿梭嬉闹,小贩们在外围叫卖,大人们早早占好位置,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嗑叙旧。等到演员们登台

开唱,村民们便聚精会神地开始听,摇着芭蕉扇,不时小声点评两句,为了剧中人物的经历而感叹,或悲伤或高兴,所有人都沉浸其中。这一幕,定格在无数老南通人的记忆中。

## 传承

### 从小生唱到老生,他视通剧如生命

丁杰君从小就擅长唱歌,上学时经常在学校表演节目。1972年高中毕业后,他进入当地文工团,后来得知有通剧团在招人,便报了名。

从1979年开始,丁杰君进行长达7年的学习。通剧在发展过程中糅入了京剧和徽剧的服装、动作,但最重要的还是唱腔。“通剧使用的是南通方言,唱出来最关键的是要‘圆’,也就是要柔。演员的动作幅度不大,要能吸引观众,很考验唱功。要达到登台演出的效果,需要苦练很长时间的基本功,长的话要磨十来天,很考验耐性。”丁杰君说。

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通剧的唱腔大约14种,其中一种是老百姓所熟悉的行路腔,此外还有平腔、吉腔、十字言、唱书腔等。要完全掌握了这些唱腔,才能演绎出不同风格的剧目。



丁杰君夫妇俩同台演出



表演现场

不拘一格是通剧的另一个特色。男女可以反串性别登台,唱腔的高低也随着每个人的嗓音条件来调整。“我大半辈子都在舞台上度过,年轻时唱小生,年纪大了唱老生,通剧就是我的生命。”坚守舞台半个世纪的丁杰君说。

## 转折

### 剧团风雨飘摇,他接过沉重担

1997年,丁杰君所在的四安通剧团因故解散,深爱通剧的他选择接手。“当时剧团一穷二白,没有钱,没有服装,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”丁杰君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妻子也是一名通剧演员,非常支持他的决定。夫妻俩花1.5万元到如皋定制了几十件服装,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筹备,重新拉起了这个剧团。

剧团招收年轻演员,登台前需要长期培养。“当时录取了20来个人,主要是看声音条件,有人没有唱戏经验,需要从头开始教。”丁杰

君说,为了让年轻人安心学习,他包下午餐,每天让他们在一起集体练功学习。这些年轻人,也成了支撑剧团延续到现在的坚实支柱。

每次接到演出工作,丁杰君都要带着全部家当,提前一天来到主家搭台作准备。几个沉甸甸的大箱子,装着第二天要用到的所有服装、道具。一米来高的舞台,需要用钢筋作为支撑,搭上木板为主体台面,顶上还要搭上遮雨棚。当时条件有限,所有物品都是用拖拉机运输,赶场奔波是常态。

## 沉寂

### 看戏的年轻人越来越少,通剧成国家濒危剧种

“现在年轻人讲方言的变少了,他们有的说听不懂,有的是没兴趣听下去。”丁杰君说,为了吸引年轻人来观看,他们演出时只能加入一些时下流行的音乐表演。

通剧一般在村里举办,吸引左右邻右舍的街坊们聚在一起观看。如

今城镇化进程加快,很多村民住进了小区。演出场地受限,观众也聚集不起来,对通剧的演出产生间接影响。

除了发展困境,让丁杰君更为担忧的是通剧的传承。“培养演员周期长,回报率低,你要让年轻人不计回报,耐着性子学习多年才能登台有收入,这显然比较困难。现在剧团里,最年轻的演员也已经40多岁。”丁杰君说,通剧已经是国家濒危剧种,需要更多人来关注,帮助这门传统戏曲存活下去。如今,剧团里就15个人,演员的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。

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,为保护传承传统戏曲、传播地方戏曲文化,通剧也在积极转型,更加迎合市场的需要,当地政府也在加大文艺创作专项资金扶持力度,来延续通剧艺术生命,发扬传统戏曲魅力。



扫码看视频

# “混搭”创新,江苏梆子焕发新生机

“千年大运河,一条津浦线,来,这里我们再走一遍台……”3月29日,是江苏省梆子剧院新创剧目《大运河畔·户部山》在中国矿业大学明德礼堂首演的日子,为了这场演出,燕凌和剧院演员们近日一直在排练、走台,一遍遍唱、一遍遍演,细化到每一个字腔、每一个眼神,反复雕琢……

《大运河畔·户部山》这部大型清装历史剧入选2023年度江苏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项目,是该剧院打造的又一部舞台艺术新经典。走进高校首演,旨在拉近传统戏曲和年轻观众的距离,也让年轻人沉浸式感受苏式文化style的梆子戏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张晓培 江苏省梆子剧院供图

## “打”出来的梆子戏表演艺术家

江苏梆子戏诞生于徐州,1960年定名为江苏梆子,亦称徐州梆子。2008年,徐州梆子被评为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保护项目,是江苏重要地方戏曲之一。

燕凌,徐州梆子戏代表性传承人,出身于梨园世家。父母教会燕凌第一句唱腔,让她懂得什么叫“戏”,而哥哥是她学习路上最严格的老师。“他用一个棍子引着我一圈圈转,我怎么都转不了三圈,怕,他一棍子打过来。”尽管燕凌的眼泪哗哗直流,但哥哥没让她休息,只得擦干眼泪继续练。“这一棍子打的,还真就转下来了。”

这段记忆,燕凌一直铭记在心,是哥哥的严厉让她知道了学戏之路必须吃苦。她坦言,若没有哥哥当初的严厉,没有不达要求不罢休的培养,不会有今天的燕凌。她

说:“唱好戏,必须要肯吃苦。”

## 与昆曲“混搭”,一出戏带火江苏梆子

20世纪90年代,燕凌经常随江苏省梆子剧院到上海演出,机缘巧合下看到了“武旦皇后”王芝泉的《劈山救母》,深深被细腻讲究的昆曲所折服。拜师学艺期间,王芝泉倾囊相授,燕凌在刻苦学习的同时也有了新的思考:昆曲这么美,为什么不能和梆子融合呢?

昆曲和梆子,一种吴依软语,一种豪放飒爽,二者怎么融合?燕凌给出答案。她把昆曲严格的程式化要求、细腻精美的风格带入梆子戏的表演中,让梆子戏更美了。“丰富了梆子戏的可看性,说通俗点,就是洋气了。”

融合之后,观众买账吗?1996年江苏省青年戏剧节上,名不见经传的燕凌带着改编融合后的《华山情仇》亮相,收获掌声不断。同年,



燕凌《母亲》剧照



小梆子班学员表演《昭君出塞》

全国梆子戏交流演出在西安举办,燕凌和同事们带来的这出戏惊艳四座。当天的上午场只坐了半场人,到了晚上连走廊都站满了人。燕凌在一场戏里演两个不同的角色,成了“王炸”,自此她在全国梨园界一鸣惊人。一出戏带火了江苏梆子,当年的8个大奖被他们抱走7个,“河北有个裴艳玲,江苏有个小燕凌”在梆子圈内流传开来。

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对梆子戏的改良与创新,各种奖项纷纷而来,燕凌更是一举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。

培养青少年戏迷,将江苏style梆子传下去

为了讲好红色故事,近年来剧院新创大型现代梆子戏《母亲》,成为徐州梆子的又一部经典力作。该剧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,讲

述了淮海战役中一个母亲和她三个儿子的故事。燕凌演活了平凡而伟大的农村妇女范大娘,每次演出结束都会收获一批新戏迷。从一名演员到江苏省梆子剧院院长,角色的变化让燕凌深感肩上的责任。燕凌早将很大一部分工作重心转移到“传承”上,带徒弟、教学生、送戏进校园、推进惠民演出……只要有人愿意学、喜欢唱,她都会倾尽全力认真教,从每个唱腔教起,从每个身段练起。

2020年6月,江苏省梆子剧院官方抖音号上线,燕凌通过手机屏幕和戏迷朋友问好互动,一个个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,在小小的手机屏幕上轮番上演。

为了将种子播撒得更广,江苏省梆子剧院与江苏模特艺术学校开启校企合作项目,成立了江苏梆子班,开启新人定向培养。2020

年9月,江苏梆子班迎来22名学生,这是江苏梆子戏新人培养断茬18年后的再次重启。

“戏曲的生命力还源于年轻观众的加入。”燕凌说,青少年戏迷市场需要长期的耕耘,目前剧院在徐州地区开展的“戏曲进校园”活动已沿袭9年,每年到中小学演出100多场,并在徐州一些小学设立了徐州梆子戏传习基地,定期辅导孩子们。

“全国有30多种梆子戏,河南梆子、山东梆子、安徽梆子,都那么相似,江苏梆子的特色是什么?我想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自己的特色,那就是既有豪放、高亢激越,又有温婉细腻,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戏迷感受到,原来梆子也可以这么美。”燕凌说。



扫码看视频